

古代“高考”录取通知书

□卜庆萍

年度高考已经结束，莘莘学子已经手捧高考录取通知书，奔向各大院校继续深造了。这是他们一生的大事，他们心情自然是无比喜悦的。那沉甸甸的高考录取通知书，可是学子们用心血换来的。如果古代科举考试也如同现代的高考，当古人金榜题名时，收到的古代“高考”录取通知书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呢？这其中学问大着呢。

古代科举制始于隋，发展于唐，完善于宋，兴盛于明，至清朝渐渐走向衰落。光绪二十七年，武科考试正式废止，历经1300余年。历代科举考试中，官府会向中榜者，下达“录取通知书”，并由专门“报榜人”送达，且有专门仪式。

唐朝开始出现了金花帖子，它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录取通知书。发展至唐中后期，用来登科报喜的“通知书”变成了“金花帖子”。直到宋朝，这种金花帖子一直沿用，其制作方法更为复杂。这种帖子历史学家认为，是最正式的科举录取通知书。金花帖子要采用素线为轴，再在素线上贴金花。考生的名字以及名次，都要用洒金粉的“黄华笺”书写。金花帖子的大小尺寸皆有具体规定，须“阔三寸，长四寸许”，由此足以看出这份古代录取通知书的不同寻常。

唐中后期至宋代，金花帖子继续沿用，到了南宋基本绝迹。南宋洪迈《容斋续笔·科举恩数》：“唐进士登科，有金花帖子，以素线为轴，贴以金花……相传已久，而世不多见。”宋·赵彦卫《云麓漫钞》又载：“国初，循唐制，进士登第者，主文以黄华笺，长五寸许，阔半之，书其姓名，花押其下，护以大帖，又书姓名于帖面，而谓之榜帖，时称金花帖子。”此文对金花帖子记载较为详尽。

明清时期科举录取通知书，从上至下统称“捷报”“报帖”，民间称“喜报”。明·王世贞《觚不觚录》：“诸生中乡荐，与举子中会试者，郡县则必送捷报。”清代小说家吴敬梓《儒林外史》中的范进，收到的就是官方差人送来的捷报。到了清代，出现刻板印刷的科举通知书了。

唐宋时期的金花帖子，除报学子考取功名外，还特别记载主考官。除了他们的头衔，还有他们的详细资料，如生于哪年哪月哪日，还有他们的祖父名字、父亲名字等。主考官都要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。明清时捷报已有专用印版，录取通知书比较简单，印好后填上被录取学子姓名、名次等即可，但像三甲一类还是要书写的。古代录取通知书写好后，要加盖“录取专用章”，谓之“过朱”。

在古代，送达录取通知书仪式较为隆重。各级官府安排专人，将通知书直接送达学子家中。报喜人一般不少于三人，骑上高头大马，高举彩旗、旌幡，带上喇叭，一路吹吹打打，鸣炮奏乐，热闹非凡。中秀才、举人或进士及第希望较大的人家，会在煎熬中苦苦等待喜报的到来。他们望眼欲穿，会有专人在门口等候。一旦报喜人来了，即大呼小叫向主人禀报。报喜可是个好差事，衙门公差争破头想干这差事，碰到中榜的大户人家能赏些喜钱，稍微穷点人家也能安排上一桌，赏些酒喝。

最后细说一下古代科举，它是一种由低到高、分级分类的功名考试，从早期二级到后期三级、四级，可概括为地方与中央两级。州试、乡试、童生试皆为地方考试，当然也要发放录取通知书。一般在张榜公布后，第一时间通知考生个人。通俗地说，金花帖子属于“国家级”，类似于今天国家重点高校通知书，“省市级”地方考试有别样录取通知书。宋朝时，地方考试录取通知书称“金花榜子”，此为解试录取通知书。解试又称“州试”，是在州府进行的。只有通过了州试，古代考生才有资格参加更高级别考试，直至殿试。那么，何为“金花榜子”？其实，是仿“金花帖子”制作的录取通知书。

■ 嫣然思语

七月夏事

□周丹

蝴蝶与夏天
蝴蝶轻吻每一瓣花朵的芬芳
每一次振翅
都像是一页整个夏天的诗行
她用灵动的步伐
用生命的绚烂
展开一页关于季节的情书
紫薇花与梦
紫薇花，轻盈似一场夏日的梦
翩翩于枝头绽放
不与春日的花争艳
独守一份恬淡与悠然
沁人心脾的紫红
拂过七月的多情

跟着李娟去追梦

□张洪波

李娟，一个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女作家。最近，根据她的散文集《我的阿勒泰》改编的8集电视剧热播，让观众、读者近距离认识了她，认识了阿勒泰，认识了新疆。其实，十几年前，李娟散文就已经为很多读者所熟知。

在天山脚下，她第一次网络直播，袒露自己的文学创作心路历程。瘦小的个子，朴实简练的文字，虽坦陈“讨好读者”的创作手法，但读者、观众更喜欢她，而且让阿勒泰成为网红打卡地，让很多网店的李娟图书很快售罄，处于预售状态。

十几年前，我与李娟在新浪博客上相遇，喜欢她的文字和她笔下的新疆生活、自然风光，于是互相关注。那会儿，我从书店买了她的《九篇雪》、《我的阿勒泰》、“羊道三部曲”等，主动推荐给家人、同事、朋友，主动送人，办公室留了几本有我划重点的书，也被朋友搜到得一本不剩。爱书之人，遇到同道张口，岂有不送之理？

特立独行的女作家

去年11月13日，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召开换届大会，从1万多名会员中遴选100多位会员代表参加会员代表大会，她当选为理事，她是1/33。上午，大会审议章程修正案草案、理事会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、选举新一届理事会，大都是程序性工作，跟她没话说几句话。下午，举办文著协服务版权产业高质量发展座谈会，她是唯一的作家代表。她发言时很谨慎，看得出，确实不是谦虚。她讲述了遭遇的电商盗版之困。至于她的版权怎么打理，谁是经纪人，怎么维权、怎么做版权输出，我都没有追问，因为她对委托同事问的几个问题回答都很简单，似乎是“社恐”，我只是简要介绍了我们的优势和成功经验，并明确表示，要相信法治的力量，相信我们的专业。新疆路途遥远，我们负责她的往返机票和北京食宿，让单位小姑娘问她，想去哪些地方，可以陪她在北京逛逛，想见哪些朋友，可以帮助组织，或者组织一个小范围媒体见面会，都被她婉言谢绝了，她表示更想一个人随性地走走。这是我们博文交往已久后迄今为止的唯一一次见面。

我猜想，她愿意按照自己的方式、心境在京城游走，不想被打扰、被安排。我尊重她，便不再提任何建议，也不私信她。与朋友谈起李娟，我脑海里始终都浮现这样的形象：瘦小的身材，背着双肩背包，逛故宫、游后海，爬长城、品北京烤鸭……这次实际她去了哪



住在富阳，转瞬间也有5年了。对于这里的气温虽已适应，但像今年这样的高温却不多见，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办公室，这一整天的光景，差不多都变成了太阳的殖民地。

在这长日如年之中，若没有蝉的鸣叫，就不算一个完整的夏天，蝉是夏天的符号。“六月初七日，江头蝉始鸣。”白居易这首描写早蝉的诗句提醒着人们夏季悄然而至。一到夏天，蝉就出世了。它们在四周树枝上临风高唱着“知了！知了！”的清歌，不绝于耳，仿佛在说：“好热呀！好热呀！”

殊不知，它的发音却另有一个“发音器”的，生在腹部第一节的地方，有两片“瓣盖”，下面有两层薄膜，叫作“鼓膜”。由强大的肌肉把它震动，就可以发出声音来。另在侧面有一空囊，伸缩起来，就有高低的声浪了。所以，天越热，树上停着数不胜数的知了越兴奋，鸣声越高亢，节奏此起彼伏，那叫声排山倒海灌入耳朵，它们总是不分昼夜放肆地叫着，生怕吵不到人们一样。每一只都不甘示弱，“吱吱吱”欢快地叫着。

鹤山上的各种树木较多，绿树成荫，树叶挨挨挤挤，重重叠叠，微风吹过，发出“沙沙沙”的声音。在这些树的里面，开始我只认得一种是梧桐，后来虽然逐渐认识多了，但知道还有一些是认错了的。梧桐树的树干长得七扭八歪，还生着一根一根带豆似的东西，是否就是它的果实，我也不知道。对于它没有孤干直上，亭亭如盖，那雄伟高傲的气象曾产生疑问。当我



里，我也不去追问。谁能想到，这么个瘦小的身材，竟能创作出感动无数人的散文？

2018年，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指导下，我们开始酝酿新一届理事会人选。她一直是我们的理事会候选人名单中雷打不动的那几个人。毋庸讳言，邀请她和刘亮程老师进入33个作家、翻译家、剧作家、专家学者组成的文著协第三届理事会，是我们的荣幸。要知道，有的省只有一人入选，有的省是“光头儿”，新疆才只有两个人：刘亮程和李娟，而且刘亮程还是2023年茅盾文学奖获得者。新疆作协主席（筹备换届时刘老师是副主席）。

散文界的独特存在

我看了她的很多散文，默默笃定，她代表了正在崛起的中国年轻作家，尤其是女作家群体。她是1979年生人，因为不适应大学，或者不舍得离开母亲一个人跟哈萨克族游牧生活，主动放弃了大学，一起过起了游牧生活，这多少有点另类，或不太让人理解。

“人民艺术家”王蒙将16年的新疆生活浓缩在《这边风景》，获得茅盾文学奖，刘亮程的散文《一个人的村庄》畅销10余年，2023年因《本巴》获得茅盾文学奖。还有很多援疆干部、游客、当地人，写过新疆，拍过新疆，画过新疆，还有新疆天山南北的网红文旅局长……

很多游客自驾游、骑行、自由行，摄影、拍摄短视频、作画、直播带货，多角度、多形式呈现大美新疆，给人带来不同的美的享受。

我一直以为，文字的穿透力、影响力、震撼力最持久。

李娟的散文是文学界、散文界的独特存在。

十几年，她一直都在通过自己的文字

来观察、思考、记录、描绘自己和周围的生活轨迹、生活场景。我能感到，这流畅的文字背后，自然有很多艰辛；到底是追随水草游牧好，还是定居草原一隅好？什么是阿勒泰？她好不容易，她的内心比较强大，而且她没有因为后来散文发表出版和改编演绎给她带来的名气名声，而对生活、对工作有太大的改变。

十几年，很多场合介绍过她，她接受媒体采访访谈不多，陆续有一些出版单位、文化公司策划汇编类图书选她的作品，联系我们拿她的授权。最初，她是反对汇编这种方式的，至少是不情愿的样子。我在她给我们文著协回复的邮件里发现的，就让同事跟她解释，什么是汇编权，每篇散文都是独立的一个故事，一篇散文入选，不影响她的一本书发行，而且很多读者因为从一本汇编作品读到了她的美文，喜欢了，进而可能要买她的整本书来阅读才过瘾，对已出版的图书不会产生替代作用和消极影响，而且单篇文章入选多个选本、多本汇编图书，会让更多的读者读到她的美文，更多的出版机构会了解她，这种接力式的传播，会让更多的读者认识作家，增加对作家的曝光度。这个解释过程不是一天两天，一两封邮件能说服她的。毕淑敏最初也是这样的作家。现在，她们都和文著协顺畅沟通，及时回复我们的约稿函、入选通知。很多作家很通情达理，认可我们主动征求意见和集体授权的做法，对我们充分信任。

阳光是阅读的标配

李娟是个很小心的人，不善言辞，个子不高，但文字很优美，很流畅，很真实，很感人。我每次读她的散文，都愿意坐在有阳光的上午，在窗边，思绪随着她的优美文字游动——那时，四口人加保姆住在建筑面积仅仅69平方米的两居室，西北朝向，紧临大马路，根本不朝阳。下午才有阳光，而且是夕阳，但下午还要上班呀！只有周末才能在家里感受阳光，但大都要带娃出去玩或在厨房做火头军，为家人展示蹩脚的厨艺。

早晨还没起床，阳光就从房顶或阳台，洒落进屋。沐浴在阳光下，早餐、读书，那是多么美好的早晨！印象中，20多年前，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和杭州西湖边上的酒店，遇到过这样的房间，那种美好、那种幸福，难以忘怀。是的，与家人在一起，只要有阳光，房子不需要太大。

她的优美文字，配上明媚的阳光，才能体会到她的文字之美。

在北京生活接近30年，去新疆出差总共也只有3次，每次也就是两三天，根本没有时间追寻李娟的文字去游历感悟大美新疆，只能从她的文字去想象，去做梦。这个梦，因为李娟的文字，很阳光，很放松，很美好。每每手抚李娟的书，或想起李娟的文字，广阔的大草原，和煦的阳光，金黄的草地，成群的牛羊，欢快而自然地追逐水草迁徙，有时空气清新，有时弥漫着青草味儿、牛羊粪的味道。李娟和母亲，还有哈萨克族牧民，一幅恬静祥和的生活画面，一幅美好的油画，伴着大自然的声音，多么令人神往！

让我们更加爱上多姿多彩的祖国

李娟在用自己的叙事方式，认真、用力地描写自己的生活，观察、思考所见所闻，新疆，汉族，哈萨克，游牧生活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劳作。通过写作，她也在改变自己，改变对生活、对周围的认识和看法。任何大自然的美景，都因为生活其中的人而美丽。人和自然的交融，构成了美丽的生活画卷。

她在网络直播时说，她在写作时，是在努力“讨好”读者，而实际自己的境况与文字有很大差异。哪个作家不是呢？每每读到这些朴实文字，我都深深陷入文字的意境之中。李娟说，她写作，是想安抚自己。刘亮程老师说，李娟的文字会笑。我认为，李娟就是邻居家可爱懂事的小妹妹，她的文字如清澈的山间小溪，清澈见底，汩汩流淌，让人很享受，很有幸福感。或许，这就是作家所希望的共情吧。

游历祖国大好河山，可能是很多国人的梦想。如果眼前你没有时间、没有精力去新疆，那么可以随着李娟的文字，来一场梦游新疆。

这个梦，可能会很遥远，但一定会非常美好。阿勒泰的那边是俄罗斯、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也有哈萨克族。我常常幻想，如果把李娟散文版权卖到俄罗斯、哈萨克斯坦，卖到海外很多国家，外国人也一定会喜欢李娟散文，也一定会爱上这片美丽的土地。

是的，她的《冬牧场》《遥远的向日葵地》已经在美国出版，我的俄罗斯朋友、塞尔维亚朋友对她的散文也很感兴趣。

感谢李娟，让我们逐渐认识新疆，爱上新疆，更加热爱我们多姿多彩的祖国。

(作者单位：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)



夏蝉声声

□谢华

知道了梧桐是舶来品之后，确也减少了对它的尊敬之意。

但是，那夏蝉，它仿佛是大同主义的信徒，息在那里的，和息在别的国货的树木的，叫得一样的热闹。

蝉的别名称为“知了”，它可以分头、胸、腹三部，全身乌黑，有六足，眼睛生在头顶上，有两个小小的触角。它的身体很大，足很小，不便走路，翅膀也很小，后翅更小，不能远飞。

蝉产子在树枝上，就变为幼虫，爬下泥来，伏在泥里，吸食树根的汁液，在将要变态的时候，再出土爬到树上，脱壳而成为成虫，我们就叫它“蝉”。幼虫在泥里的时期，要经过两年，有的要六七年。蝉的口子，我们看它好似没有的，但它的口子却延长成吻状，能穿入树皮中，吸收汁液，来维持它的生命，所以算是清高的东西。

清高，在外人不知有否和这同样的字面，但或者怕未必会有，至少在功利主义发明了以后，是决不会有的了。但在中国，却是一种传统的美德，虽然黄面皮的人也和白面皮的人，一样的自命为万

物之灵，不屑与四足两翼，尤其是什么了虫为伍，但蝉蜕物外的境界却是人人心中所望而不得者。比之以蝉，简直无异比之以隐逸和神仙。其实餐风饮露无饥无渴的自然的生活，羡慕是确也值得羡慕的，然而所难的，就在于人和蝉，不特形体的大小，连机构上也有大大的分别。它能以风露为粮，而我们则必须吞烟火来维持这血肉之躯，否则一日不食则饥，三日不食则饿，七日不食则死，古往今来绝无例外。

蝉是否因为喜欢人们说它清高而过着绝食的生活，我可不知道，但它呐喊了几声以后，终于树腹而死，不会见到凉爽的完结。它的生命这样的短促，也不能不说是受了清高二字之累。现在的读书人毕竟聪明得多，知道清高虽好，毕竟无补于生命，而且他们也看透了般捧场喝彩者用意，不肯再上当。

“知了！知了！”在异样喧闹中，我的心境却反而沉静下去了。但“知了”虽然实行以绝食来表示它的清高，却也还是呐喊了一生，发泄它的一肚子牢骚，而这似乎也惹起人们的不快，我在春江第一楼的

窗口中，偶尔就能看得见一些人，持着一根竹竿，竿头涂着些柏油，站在树下，循着叫声寻去，用竿头向树叶深处一拨，就有一只异色的小虫拖着最后一声最后的哀音落下地来。

其实，粘知了是个技术活儿，特别是粘高处的知了，得把竹竿拿稳了，越是靠近知了时，手越不能抖动，轻微的抖动都可以“打草惊蝉”。一只见势不妙飞走时一声鸣叫，似乎在传递着什么信号，接着整个树干的知了像听到指令一样，不约而同飞走，留你在那捶胸顿足也无济于事。

只有重新寻找目标，瞪大眼睛，紧紧握住竹竿，屏住呼吸轻轻从背后偷攀，竹竿的顶端就要靠近知了时要稍微停顿一下，接着慢慢顺着树干把竹竿向前移动，就要接近知了翅膀时，要毫不犹豫干净利索地将竹竿向知了推去，及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粘个知了猝不及防。扑棱棱地扭动的身体和绝望的鸣叫声，在树林里回荡。

蝉是自然界中的一种重要生物。它无论是生活在农田还是草丛抑或树林中，对于农作物的生长和维护生态环境都有着重要的作用。

紧挨着春江第一楼的古樟树，有着300多年的树龄，枝繁叶茂，树身足足要两三个人才能环抱。每到夏天时，当蝉鸣袭来，我仿佛听到了夏天的窃窃私语，她和夏蝉通信，用一种天神的吃语，让大地风调雨顺，让夏日百花盛开。而城里的居民总喜欢聚在樟树底下纳凉，他们边聊边喝茶，分享生活中的趣事。